《北上》《风声》《星空与半棵树》等根据文学作品改编音乐剧陆续登上舞台——

# 好的改编，让文学在剧场里持续“生长”

□陈 宁

从文学文本走向剧场表达，不应是文学性与思想性的降格或简化，而是文学换一种形态继续存在——它从叙述者的文字中走出，融入人物的行动、音乐的律动和观众的体验。优秀的改编作品，能让文学在剧场持续“生长”



音乐剧《北上》剧照



音乐剧《风声》剧照

近日，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音乐剧《风声》升级版亮相北京。经过首轮巡演的市场检验和近一年的打磨升级，此番上演，该剧已积累百场演出经验。与此同时，根据龙一同名小说改编的音乐剧《潜伏》、根据陈彦同名小说改编的音乐剧《星空与半棵树》已启动创排，即将与观众见面；《简·爱》《青春之歌》《北上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等已上演的音乐剧，同样脱胎于文学文本。越来越多的创作者选择以成熟文学文本作为音乐剧改编的蓝本，显示出行业对文学资源的重视。音乐剧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，选择文学作品进行改编，有多重现实考量：借助原作自带的影响力和受众基础，依托成熟的故事框架，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原创叙事的风险。但一部改编作品能否立得住、走得远，从来不是取决于IP的一时热度，而在于原著蕴含的思想内核能否完成有效的舞台转化。优秀文学作品为音乐剧注入思想厚度，是舞台创作宝贵的精神源泉。

**一度创作：从“纸上文本”走向“剧场表达”。**文学作品的思想性，尤其是小说的思想性，并非直白的文字陈述，而是藏在叙事结构、人物命运、语言表达和时代洞察之中。有观点认为，越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越难实现舞台改编。对音乐剧创作来说，这一特性更为突出。音乐剧不能靠大段台词铺陈思想，更不能把文学理念直接搬上舞台。因此，改编的真正难点，不在于是否亦步亦趋地“忠于原著”，而在于能否把文学所蕴含的思想内核转化为戏剧行动、音乐结构和舞台表达，并在观演中完成意义的再生。换言之，改编的核心命题，就是实现从“纸上文本”到“剧场表达”的创造性转化。

落到创作层面，一度创作首先要考量的，不是保留多少原著情节，而是从文学作品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蕴中，提炼出能够对接当下现实、引发当代观众共鸣的支点。这个支点应回应时代关切、满足人们的精神诉求，让观众在剧场中产生共情，寻得某种精神出口。这个共鸣支点，正是改编应当抓住的思想内核。它锚定改编方向，也决定作品能否与所处时代建立真实的精神联结。找准这一支点之后，还要把它转化为人物的具体处境、抉择与命运走向。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常常依托叙述者的议论、心理描摹或象征结构来呈现。若想在音乐剧中延续原著的思想性与文学性，就需要借助具体的唱段、舞蹈段落、人物对白与行动（即戏剧动作和戏剧表达方式）来实现转化。思想性不是角色口中宣讲的道理，而是人物身处两难之际，经由行动显露出的价值立场。改编要做的，就是凸显具有戏剧性的人物处境、人物行动与人物命运。

歌词是一度创作中文学性转化最独特、也最见功力的环节。它的难点不在于辞藻的华丽，而在于让歌词进入人物内心、推动戏剧行动、塑造人物性格，并参与全剧主题的音乐化呈现。在人物内心层面，歌词要承担抒情功能，表现人物的内心抉择、思想与情感。独唱段落尤其应让人物把最隐秘的想法、最深层的思想矛盾唱出来，用歌唱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把文学中原本靠叙述者交代的心理内容转化为角色自己的声音。在戏剧行动层面，歌词要承担推进剧情的功能。唱段不只是停下来抒情，它往往同时是人物在具体情境中采取的行动——说服、拒绝、恳求、威胁、表白、决裂等。人物在演唱中行动，在行动中推进剧情，其思想立场也在这一演唱行动中传递出来。在人物塑造层面，歌词要承担角色塑造功能。不同人物应有不同的音乐语言、词汇习惯和节奏气质，唱段即是人物性格、身份职业和价值立场的名片；一个人物唱什么、怎么唱，就塑造了他是什么样的人、持什么样的思想立场。最后，在全剧主题和音乐结构层面，核心唱段往往承担揭示主题的作用，而唱段之间的呼应、变奏与再现，则使思想在音乐结构中反复呈现、层层深化。因此，音乐剧的歌词创作，不能只追求辞藻的华丽，而要按照人物、行动、主题和音乐结构的需要来设计唱段，使歌词真正发挥其在音乐剧中的多重作用。

以音乐剧《风声》中李宁玉的唱段《请用爱将我掩埋》为例，歌词的抒情、行动与主题揭示功能，恰好对应思想性转化的三个递进层次。李宁玉赴死前唱道：“人生如海，人命运如尘埃/噩梦中醒来，为世间呐喊，为苍生而澎湃/……当我成尸骸，请用爱将我掩埋。”这段词没有直接将“信仰”宣之于口，却把人物“个体如尘埃”的渺小感与“为苍生澎湃”的决绝，直接转化为可听的动人歌声。文学中原本需要叙述者交代的心理内容，在这里成为角色自我的剖白。同时，这段歌唱是李宁玉的一次告别、一次托付、一次对顾小梦最后的劝勉——她的信仰由此传递给顾小梦，让顾小梦带着这份遗志继续前行。原著小说所传递的“信仰”，正是通过饱含人物思想情感的歌词，在舞台上获得了新的表达。此外，音乐本身也参与思想表达：主题动机的贯穿与变形、调性的游移、配器色彩的变化，都可以成为思想的结构性存在。一度创作的根本任务，是让思想从文学叙述中“脱胎”，进入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，实现“新生”。

**二度创作：将文学思想化为鲜活的舞台行动。**剧本和音乐所承载的文学内涵、思想意蕴，在未上舞台之前仍属于“纸上的文学”，必须经由演员的二度创作，才能转化为剧场中“在场的艺术表达”。在音乐剧的二度创作中，演员的核心任务不是进行台词、唱段和舞蹈动作的简单拼接，而是以创造人物形象为中心，把剧本与音乐提供的内容转化为可听、可见、可感的舞台实践语汇。演员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者：人物在行动中流露情感，也在行动中彰显文学意蕴。音乐剧演员的舞台行动具有综合性，需要借助台词、歌唱、舞蹈和形体动作等多种手段来组织；声音的处理、节奏的控制、肢体的呈现，以及调度中的停顿、转身等，都是组织舞台行动、外化人物内心的具体方式。比如，一段演唱的强弱处理，可以是人物内心挣扎的外部显现；舞台调度中的停顿或转身，可以是文学意蕴发生转折的瞬间。文学性不是靠演员“说出来”的，而是靠人物“活出来”的。演员通过组织舞台行动，在行动中表达人物的思想与情感，从而创造人物形象；剧本和音乐中的思想意蕴，也正是在这一行动过程中被转化为可感知的剧场存在，使文学在舞台上获得血肉与呼吸。

以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中寇姆·威尔金森塑造的冉·阿让为例。在唱段《带他回家》中，冉·阿让站在沉睡的马吕斯身旁，双手合掌，以近乎耳语的极弱声唱出心底的愿望。这一行动并非单纯的抒情：他俯身守护的是一个“素昧平生的年轻人”，祈祷的是“让他活下来”，甚至愿意用自己的余生去交换。威尔金森的演唱让冉·阿让“巨大的道德分量”变得可信，也让雨果笔下的人道主义精神获得舞台再现。雨果原著中的精神内核，依托舞台行动转化为可听、可视的戏剧表达。人物形象之所以能承载文学意蕴，正在于演员用声音与身体把抽象的“救赎”化为一个正在发生的行动。

当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完成之后，文学作品蕴含的思想性能否真正进入观众的审美经验，还取决于剧场中的接受环节。思想性无法借由直白说教完成传递，只能依托直抵人心的艺术表达。这种表达能否被接受，关键不在于创作者是否把思想、道理阐释明晰，而在于观众能否通过观察人物行动、理解人物动机、共情人物情感，主动参与作品意义的共建。就此而言，文学改编音乐剧中的思想转化，既非机械复刻，也非刻板忠于原著，而是把原著内蕴转化为观众可观察、可理解、可共情的舞台行动与音乐语汇，为观众的审美参与留出空间。作品的意义就是在“演员—人物—观众”的现场互动中不断生成。

从文学文本走向剧场表达，不应是文学性与思想性的降格或简化，而是文学换一种形态继续存在——它从叙述者的文字中走出，融入人物的行动、音乐的律动和观众的体验。优秀的改编作品，能让文学在剧场持续“生长”。

（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）

创作谈

# 案头有书 台上有魂

□柯 军

经典文本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依然动人，正是因为其中承载着共通的人性、永恒的道义与中华文脉的精神底色。长期坚持阅读，会慢慢塑造演员的审美格局与精神气度，让我们跳出单一技术的局限，明白艺术为何而演、传承为何而行

戏曲电影《顾炎武》今年正式与观众见面了。从舞台到银幕，既是我与顾炎武的一次深度对话，也是我与昆曲的重新相遇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写道：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。”这句话被梁启超概括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世代传诵。正是通过这部作品、通过重新研读顾炎武的文字，我更加真切地意识到：昆曲这门古老而典雅的艺术，不仅可以讲述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，也能够承载厚重磅礴的家国情怀。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，昆曲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，因为它所表达的人文精神、美学意境和哲学思辨，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永恒魅力。一部伟大的作品，是时代的注脚，也是人心的回响。而要让这样的作品从舞台走向银幕，让文字中的人物与精神真正立起来，我所依靠的首先不是技巧，而是阅读——是对经典文本、历史语境与思想脉络的反复研读。也正因如此，作为一名昆曲演员与非遗传承人，于我而言，阅读从来不是创作之外的闲余消遣，而是扎根戏曲文脉、滋养表演心性、支撑传统艺术代代传承的根基。

昆曲是诗化的舞台艺术，根植于古典文学的沃土。我们的创作、表演与传承，自始至终都与深度阅读紧密相连、相辅相成。昆曲绵延600年，留存下无数不朽的经典剧作：《西厢记》的婉转情思，《牡丹亭》的至情至性，《桃花扇》的家国兴亡……这些传世剧本，不仅是舞台表演的脚本，更是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、中华人文精神的浓缩载体。昆曲是文学与艺术的融合。因此，对昆曲人而言，阅读首先便是细读戏文、深耕文本。我们的阅读，不止于认字读句、熟记曲词，更在于沉浸式地走进文字深处，读懂时代背景、人物境遇、人文意蕴与精神内核。一字一句品读曲文，揣摩词句间的含蓄留白，体会古人的情志、风骨与悲欢；在文本阅读中理解人物的性格逻辑与情感起伏，读懂藏在唱念之下的隐忍、坚守、赤诚与家国情怀。昆曲的身段、唱腔、程式，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技巧；手眼身法步、唱念做表，全都依托于文本的人文底色而生。

深度阅读，是读懂角色的根本路径。没有对古典文本的研读，便无法读懂人物的潜台词；没有对传统文史、礼乐风骨与古典审美的积累，表演便只会停留在程式的模仿与技巧的复刻，有形而无神，有技而无魂。我们在阅读中体悟，在体悟中理解，再将这份理解转化为舞台表达。每一个眼神的亮度、每一处身段的尺度、每一段唱腔的处理，背后都是文本阅读带来的思考与沉淀。表演的过程，也是对文本进行二次解读、再度创作的过程。我们把文字里的留白、笔墨间的深意，化作舞台上的气韵与温度，让历史故事在昆曲舞台上获得新生。

我始终坚信，戏曲艺术是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的想象共同完成的艺术。阅读亦是如此，文字的力量从来不止于纸面。真正的阅读，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，穿越历史时空，体察文字背后的人情世故、时代风云与精神信仰。经典文本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依然动人，正是因为其中承载着共通的人性、永恒的道义与中华文脉的精神底色。长期坚持阅读，会慢慢塑造演员的审美格局与精神气度，让我们跳出单一技术的局限，明白艺术为何而演、传承为何而行。

阅读从来不该局限于书本与案头。阅读书本，是向内深耕文脉；阅读生活，则是向外体察人心。世间万物皆可读，日常的烟火人间、人情冷暖，身边人的样态、情态与姿态，一颦一笑、一动一静，众生百态都是无声的读本。用心观察生活、体察世情、共情人间，在烟火日常里读懂人性的复杂与温柔，这份来自生活的阅历与洞察，会悄悄沉淀在演员的气质里，融化在每一处表演细节中，让角色更鲜活、更真切，也更有烟火气与人情味。

结合艺术创作与传承实践来看，阅读是非遗昆曲活化传承的核心养分。当下我们坚守传统、复排经典、探索创新往往离不开长期的阅读。顾炎武言“道寓于器”，戏曲程式、舞台表演是有形之“器”，而古典文脉、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、文人风骨与人文大道，便是无形之“道”。以阅读明道，以昆曲承器，文以载道，艺以传心，正是传统戏曲传承的核心要义。

同时，我们也深知“君子不器”的深意。昆曲演员不能只困于技法、囿于程式，把表演降为单纯的技术打磨，更要以阅读拓宽眼界、涵养胸襟、沉淀学识。技法是昆曲的骨架，阅读与人文素养便是昆曲的血肉与灵魂。唯有持续阅读经典、亲近人文，才能让古老的昆曲不陈旧、不单薄，让每一段表演都有文脉支撑，每一个角色都有精神重量。

（作者系一级演员、昆曲表演艺术家）



柯军饰顾炎武

##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

### 线上艺术节将办 中刚时尚与文化共生

**本报讯**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，也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6周年。由中国驻刚果（金）使馆与刚果（金）文化、艺术与遗产部联合主办的“非遗共生·时尚共融”——中刚时尚与文化共生线上艺术节将于11月25日开幕。艺术节将搭建中、法双语平等对话的数字文化平台，以文明互鉴、文化共生、青年交流、非遗创新、时尚融合为方向，设置“中国非遗与时尚”“刚果（金）艺术与文化”“中刚文化交融”三大线上专题，展示中刚两国非遗项目、艺术精品与共创成果。

此次艺术节打破线下交流的地域限制，既邀请两国专业文化机构提供精品内容，也面向两国公众征集作品，依托数字平台推动非遗传承、时尚创新与青年人文对话，进一步夯实中刚友好的社会基础。艺术节展期为5天，开幕当天上线作品展和开幕纪录片。11月26日至28日，每日举办一场主题沙龙，分别围绕传统艺术与当代时尚、音乐舞蹈与青年交流、艺术与文化交流等主题展开，邀请两国艺术院校负责人及文化界人士进行对谈。（路斐斐）

### 潘惊石雕刻艺术作品展在京举办

**本报讯** 近日，“中国美术馆工艺美术学术邀请系列展：大匠之道——潘惊石雕刻艺术作品展”在京举办。展览共展出潘惊石不同创作阶段的代表性作品45件（套），完整呈现其从继承古法到突破创新的创作历程。

寿山石雕刻是我国传统玉石工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域特色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。潘惊石从事寿山石雕刻40余年。他恪守因材施艺、随色赋形的创作理念，善于运用石材的天然俏色，在继承寿山石雕优秀传统的同时，大胆吸收现代造型艺术的表现手法，以细腻刀法传达传统石雕典雅沉静的美学品格，在印钮、草虫雕刻领域取得显著成果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。展品《二十四节气花与诗》系列融写实技法与东方诗意于一体，风格独特；《多面多钮印》突破传统印章形制束缚，重构雕刻构图与空间维度，拓宽了印钮艺术的表达边界。这些作品既展现了寿山石雕深厚的历史传统，也彰显了非遗技艺面向当代的艺术探索。

### 《一人字 一人寺：冯唐笔墨手记》首发

**本报讯** 10月24日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一人字 一人寺：冯唐笔墨手记》在京首发。冯远、李红强、邵晓峰、王芳、杜浩等来自美术界、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到场，参与新书发布。

大家谈到，从医学、文学到书画，冯唐身上具有鲜明的“跨界”属性。科学与艺术本就相向而行，科学工作者多一份艺术修养，能拓展想象的天地，艺术工作者多一份理性认知，也能为创作提供助益，冯唐以自身经历提供了一份生动个案。冯唐在分享创作心得时说，笔墨是流淌在自己血脉中的东西，只要心怀热爱，便会被重新唤醒。书画自有安顿身心的力量，将美好的器物、书画、书籍引入日常，在衣食住行中亲近美，生活便会丰盈起来。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：100125 总编室电话/传真：(010)65003319 新闻部电话/传真：(010)65002492 发行部电话（同微信）：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.50元 印刷：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